

世界

SHI JIE ZHONG DA
SHI JIAN SAO MIAO

重大事件扫描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高层内幕目击者》首次披露一名高级特工连续给五位总统当保镖的神秘岁月及其后来坚决要求辞职的痛苦心路历程。

《肉体盾牌》真实记录了当亡命刺客冲击总统行宫时，全体特工以自己血肉之躯阻挡弹雨殊死拼杀的惨烈场面。

《别开枪，我是总统》通过总统检阅伞兵突击队时突然爆发的一场离奇大兵变，和最后令总统无限悲哀的政府向叛军妥协，折射出该国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

《25年后说真情》深刻揭示出给刺杀总统的政治黑幕人物当情妇的一位酒吧女招待的恐怖人生经历，见证人保持25年的沉默，足见西方高层政治的黑暗凶险。

《教父今晨向警方自首》可谓一桩全球大案，美意两国跨国黑手党总头目一夜间平静步入警署，将组织内核的机密和盘托出，为此“享受”到了“副总统级”特殊保护，他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个难解之谜……

此外，《今天攻击总统府》、《圆月行动》、《霍尔木兹海峡290个冤魂》等纪实作品，均揭示了高层内幕中深刻影响国家命运前途的爆炸性大事件。

目 录

●高层内幕目击者

——一位高级特工给五位总统当保镖的神秘岁月 (1)

●肉体盾牌

——财政部大楼前保卫总统的一场枪战 (7)

●二十五年后说真情

——刺杀肯尼迪凶手情妇揭秘 (14)

●纳赛尔与抵抗组织秘密接触内幕 (20)

●圆月行动

——萨达特指挥攻破巴列夫防线始末 (23)

●别开枪,我是总统

——厄瓜多尔总统被绑架获救经过 (31)

●美驻苏使馆警卫泄密风波 (41)

●“波罗斯城号”豪华轮被炸血案 (49)

●军情局破获袭击撒切尔专机案 (54)

●霍尔木兹海峡 290 个冤魂

——美舰击落伊朗 A-300 空中巴士纪实 (61)

●今天攻击总统府

——导致马科斯下台的大兵变 (68)

●全斗焕下台前后 (76)

●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 (83)

●“教父”今晨向警方自首 (90)

高层内幕

目击者

——一位高级特工给
五位总统当保镖
的神秘岁月



白宫特工们

一、肯尼迪遇刺后险些敲掉饭碗

美国的政治心脏——白宫，每年都要隆重接待来访的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而保卫这些贵宾人身安全的重担，无疑便落到了白宫高级特工人员肩上。

马特凡科就是这样一名白宫特工。

他热爱总统贴身警卫这个职业，并一直为此自豪不已。由于有机会接触来访的各国政要人物，他亦有幸亲眼见到大量至今鲜为人知的贵宾们的怪异举止及轶闻趣事。作为一个高层内幕的近距离目击者，马特凡科的这些日记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自从1963年11月23日肯尼迪总统在争取连任的竞选途中不幸遇刺身亡之后，不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相继倒在杀手的枪口下。为此，美国国会专门做出了一项决议，同意在今后的总统大选期间为每位候选人配备一定数量的安全警卫人员。此后，原本隶属于财政部的秘密情报局便领受了新的行动使命。他们除了完成日常的查私缉毒工作外，还得承担保卫总统、总统候选人以及来访的外国贵宾的警卫任务。

然而，不论是谁成为白宫特工，都将接受更为严格的训练。在全体白宫警卫受训期间，马特凡科的教官曾在教室里多次播放当年肯尼迪遇刺的现场纪录片。这部影片一直没有公开放映过——美国的电视观众仅仅从经过剪辑的画面上看到镜头模糊的动乱场景，而从未见过十

分清晰的大特写。

“为此，我们全体受训特工都得为 25 年前的总统被刺事件进行深刻的反省。不过，白宫警卫还是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如，一、在暗杀事件发生前夕，9 名执行保卫任务的特工，不仅疏忽了安全人员事先应认真检查总统座车途经路线所有建筑及住户的资料情况，而且还通宵饮酒作乐，殊不知，凶犯李·奥斯华德就在事发地区的一所学校中任职。使本可监控的危险分子，在不应有的麻痹大意中漏网。二、按照常规，秘密情报局应对所收集的每一地区危险分子的调查资料及时输入电脑档案库中，以备查询。但唯独这次对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情报没有贮存，而只是将有关情报资料草率地记录在目录索引卡片上……三、警卫人员在现场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迟钝。他们没有迅速及时地掩护总统，致使肯尼迪竟然连挨 3 枪，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尤其是总统座车司机临危紧张慌乱，使总统夫人每每提及此事愤慨万分。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我们这些人顿时成了众矢之的，惶惶不可终日。不过，这一事件也促进和完善了各方面的安全防范工作。总之，不管存在何种客观因素，既然特工们是为警卫总统而安置的，因此，总统遭遇到的不测就必须由我们承担失职的罪名……”马特凡科事后记忆犹新地说。

二、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危险分子

随着高科技产品的日新月异，在特工部门，人脑与电脑进行了最和谐、最完善、最精密的结合。在这种看似万无一失的防范状态下，剩下的最令人担忧的核心问题，就是特工人员在突发事件中的临场反应了。

马特凡科指出：“大多数美国总统都低估了自己对群众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出访的沿途同老百姓握手时，他们往往会受到人们激动的情绪感染而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当然，这种局面每每苦煞了保镖们。但马特凡科等人也有办法应付——他们会巧妙地俯下身子，用手指朝那些紧握着总统双手不放的人的下身弹去，使之注意力突然中断进而松开双手。不过，在做这类小动作的同时，特工们的双目必须紧盯着随时会失控的人群，留意他们中间是否有人面露异像，或大冷天直冒热汗等行迹可疑的人混杂于人群之中。通常，特工们事先早就把有潜在威胁的前科者的照片烂熟于胸。如果当真瞧见了眼熟的可疑分子，特工们便会立即板出一副练了很久的“凶像”瞪着他，那意思似乎在说：“你最好老实呆着别动，我正注意着你呢！”

为了知己知彼，秘密情报局每年都派人前往华盛顿一所专门关押

谋杀嫌疑犯的圣伊莉莎监狱，去与犯人多方接触，以了解掌握罪犯们的行凶心态。

在多年的调查中，特工机构得出了一项综合性的结论——这些罪犯多半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不得志，故而才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日益积蓄膨胀，最终会发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凶手的野心一般都不仅仅限于想出点小名，他们之中大多想着要“留芳百世”，因此，在他们心目中，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与美国总统共享历史一页更加刺激了。暗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奥斯华德被捕后，就曾得意洋洋地对记者说：“他们尽管把我杀了好了，但我已经有名了。我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已达到了肯尼迪费了一辈子精力才获得的名望！”

1963年肯尼迪遇刺以来，被联邦调查局列入“威胁档案”的人总数约在一百万人以上。由于人数年年膨胀，至今凡是给总统写过信或者打过电话的人，特工部门便会为其开设一个个人档案。如此庞大的需要防范的阵容，每每搞得特工们寝食不安。

三、两位总统发生的“意外”

在特工部门，福特总统生活中的“意外”事件最多。

一次他在巡视纽约期间来到舒伯特大剧院看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便在保镖们的簇拥下走到后台与演员们会面。奇怪的是，许多人在后台穿梭往返都没有出事，唯独他不知为何偏偏一脚踩进了舞台上特殊装置的一个深洞，眼看就要跌入这个大约有7英尺深的大洞，马特凡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立即伸手抓住了他的腰带，像电影中的超人那样，硬是靠一只手的力量将总统从洞口给拎了起来。

1976年，福特任期已近尾声，为了保卫19位总统候选人及其眷属，秘密情报局开始紧张地调兵遣将。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我被借调到加利福尼亚州，担负起保护共和党候选人里根的任务。虽然我与里根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他天生具有吸引力，很快就和我们这些保镖打成了一片。”

马特凡科回忆道：“里根能与我们一拍即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曾拍过4部华纳兄弟的影片，其中有《密情人员亨利莫兰的一生》、《密情局的密码》这两部反映特工生活的电影。在这两部影片中，正巧都是由里根扮演具有英雄主义气概的男主角，所以说，在感觉上我们这些特工很容易与他亲近……”

不过，里根身上发生的几次“意外事件”都是在从事竞选旅行的飞

机上。

有一次，曾经在二次大战中当过飞行员的好莱坞明星詹姆斯·里根在飞机上谈得兴起，里根一时心血来潮，居然鼓励他这位好友在飞机上重温旧梦。本来，詹姆斯明知里根说的是玩笑话，并非可以当真，但出惯了风头的他为了证明自己此刻仍旧“宝刀未老”，竟一下子坐进了驾驶舱，忘情地与飞行员大谈自己参加二战时的飞行经验来，一边说还一边比较着“波音 727”与当年的“B-29”的性能，在操纵键上胡乱按起来，顿时使这架巨型飞机连着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差点儿没酿成机毁人亡的大事故。

还有一次，飞机升空后不久，里根的随员们都玩起了扑克牌，正起劲时，马特·凡科突然看见里根陡地从坐椅上跳起来猛咳一声，这时坐在他身旁的特工麦克迪佛当即一手紧扣他的横隔膜，一手使劲地拍击他的背部，好不容易才使里根从嘴里将一粒卡在喉咙管中的花生米给吐了出来。事后，虽然众人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玩牌，但心理上则似乎都有些忐忑不安，有人还小声嘀咕了一句：“当心从乔治亚州来的花生农夫哟！”听了这句话，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要发笑，因为里根当时的主要竞选敌手——卡特，就是从乔治亚州来的。

四、在卡特身边日子不好过

在里根失去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名后，作为外派的特工，马特·凡科又回到了福特总统的保镖行列中。可是时隔不久，福特在争取连任的竞选战中败给了卡特，马特·凡科只得易主去保卫新总统卡特。

“卡特无视我们的存在，虽然我们不时有被冷落的委屈，但如果他真的注意到我们，那我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记得那年我们陪同卡特到巴拿马去签署有关的‘运河条约’，车队在城里缓缓通过，本来大家在总统车队旁一口气跑上几公里也不算怎么回事，可是，那天突然遇上了暴风雨，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将保镖们个个淋得浑身精湿。不料卡特总统从座车中踏出来时，见状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斥责：‘你们这些家伙也真笨，居然连该怎么躲雨都没学会！’真叫人哭笑不得。”

此外，卡特还经常要为芝麻大的小事大伤脑筋，使保镖们无所适从。例如，他会为谁有资格到白宫网球场打球而与身边的人争论不休，也会为特工们为什么要安排他坐这辆车而不坐那辆车煞有介事地盘问许久。他还尤其讨厌总统座车一遇交通阻塞便警笛大作的做法。一次随员们违背了他讨厌拉警笛的意思，卡特不由勃然大怒，立刻将整个车队叫停，召来侍卫长，要他站在路旁洗耳恭听一段总统亲自朗诵的“暴

动法”。令保镖们顿感无地自容。

“卡特有一个嗜好，就是闲来无事时喜欢坐在白宫的‘杜鲁门阳台’上看书或闭目养神。但是，任何稍具警卫常识的保镖都知道，以白宫与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距离来测算，狙击手只要有适当的枪支，一枪解决这位总统并不困难。因此，每当外面举行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我们总是劝他赶快离开阳台，但每一次他都一脸愠容。”

马特凡科在警卫卡特总统的日子里，越来越感到别扭，最终离他而去。关于这段情况，他是这样描写的——

“1979年11月4日，我正在国会渡假村戴维营值夜班。这时情报组突然打电话来，问：‘总统就寝了没有？’我握着电话听筒说：‘大概已经睡了吧。’对方说：‘就算他睡了，恐怕也不会睡久的。’事后，我才知道是伊朗革命卫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同时还扣押了数十名美国外交官和公民。果然，没过几分钟，我便看见卡特总统已经起身在办公室里接听来自各单位部门的电话，听取有关汇报。”

然而，随着人质问题的僵持，马特凡科等白宫保镖对整天抱着一大迭厚厚的简报本在走廊上走来的卡特的优柔寡断甚感不满。

马特凡科说：“在卡特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我们几位保镖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不太掩饰自己对他的不恭敬。最初大家只是私下议论他处事的软弱，到他任期将近尾声之际，则公开在记者的采访中发表对他感到失望的言论。1980年11月合众国际社记者来采访我。第二天报上便登出了一段访问报道。其内容大致如下：我对卡特腻烦透了，我已请求早日调离白宫。我知道尼克松将要搬往纽约，我现在正在请调，希望能去保护他。

1980年12月中旬，马特凡科终于如愿以偿，前往尼克松家中担任警卫任务。

五、为摆脱精神折磨提出辞职

尼克松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搬入了他在纽约价值75万美元的豪华公寓内。不过，这位前总统的邻居却称得上什么人都有。

在他家的几条街外，是苏联代表团驻地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事处，穿过公园的对面是前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妹妹的公馆，屋后住的是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而离得最近的则是尼克松平日最痛恨的东海岸权势人物——大通银行总裁洛克菲勒。

对于保镖来说，对尼克松威胁最大的就是新闻记者。他们时刻守在寓所门外，为的是希望能够拍到一张他的照片，或者希望他对报界说几

句话。

马特凡科曾这样描述道：“尼克松经常用内线电话问我：‘他们还在那儿吗？’我扫了一眼闭路电视屏幕，然后告诉他：‘还在。’在得知记者不再盯他的梢后，尼克松便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去一趟邮局’。我本以为每周星期日下午邮局里的人不会太多，于是就同意了。殊不知，这天邮局内竟然挤满了人。尼克松一走进去，许多人便禁不住叫出声来：‘天啊，是尼克松本人——’紧接着，人们尤其是女人们便纷纷举起小型照像机进行拍照，有的人还拥上来缠着他签名。当时的情景可把我吓坏了，生怕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在谈及自己为何会想到辞职这个问题时，马特凡科解释说：“一天我在一家酒吧内休息，突然有人问我：‘你知不知道里根总统被人打了一枪？’我听后马上回到房内打开电视机，这时刚好看到电视台转播实况录像——我看见昔日的同事麦卡锡在枪声骤起的一瞬间，猛地将自己的手脚大幅度地全面伸开，以扩大自己的目标来掩护总统，结果到底让凶手欣克利打中了一枪。接着，我又看到我的前任上级波尔将里根总统的头迅速按下，用自己的身子压在总统身上……”

“我木然地呆坐在床上，浑身一个劲儿发抖。自1963年以来，共有40万美国人死于暗枪之下。这个数字比两次世界大战死难的全部美军士兵还要多。在建国最初的174年时间里，一共发生过6次暗杀总统候选人的记录，但其后仅用了18年的功夫，这个纪录便被杀手们无情地打破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上。我相信总统是需要人保护的，但这个人却不一定得是我……”

马特凡科的一位朋友在执勤岗位上被狙击手射杀后，这一凶讯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精神打击。“因为他较其他政客对我的意义要显得大得多。我在高中的才艺比赛中，就是模仿了他才得了奖。他死时我正好在街对面。如果我那会儿恰好站在他那一边，说不定还可以救他一命……”

马特凡科说，从那次暗杀事件发生以后，他便开始不停地做恶梦。“日子就在恶梦、紧张、无聊、夜间舞场的狂欢中延伸着。直到有一天清晨，我离开舞厅，正准备悄悄潜回尼克松公寓之际，不巧被尼克松撞见了。不消说，自然遭到了他的一顿训斥。”

“尼克松当时的一席话，虽然谈不上起到了惊醒梦中人的作用，但至少引发了我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抑郁情绪，促使我下决心去寻找一个永久解脱工作深渊的途径。”



肉体盾牌

——财政部大楼前保卫总统的一场枪战——

尤 · 鲍曼曾在负责保卫总统和首脑人物的美国安全勤务局工作了 33 年，并担任了长达 13 年的局长。

在他担任局长的重任之内，他亲身经历的真刀真枪与刺客的较量仅有一次。而这一次就是发生在他刚当上局长两年后为保卫杜鲁门总统而进行的出色表演。

鲍曼是尽职尽责的。这从他为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的四次活动，即为 1 月 18 日至 21 日庆祝仪式拟就的长达 1000 页的保安措施材料中便可看出。

在保卫杜鲁门总统的问题上，鲍曼绞尽脑汁，借鉴了安全局前辈以往积累的大量有价值的防范经验。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安全局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华盛顿——猴子总统——杜鲁门”收。信是手写的，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将用先知的正义之剑刺穿你，你这个该死的伪君子。”于是，安全局立即开动检查机器，把所有在给总统的信中用过“猴子”或“多毛的猴子”这两个词的那些来信的样本检出来，再将用过“先知的正义之剑”等圣经词汇的那些信件的本样查出来，与档案中在其它各点上同表格相符的嫌疑犯的笔迹比较。倘若他以往来过信，其住所马上就会被发现。当然，如果

此人以前没来过信而且又是匿名信，安全局也自有办法。

一次收到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我准备杀你，总统先生。”检查人员发现它是从阿肯色州的一个名叫潘斯维尔的小镇上寄来的，据查证，它属于“第一次来信”类。经过技术鉴别，这是一架手提式打字机打的。在显微镜下，信中小写的“o”这个字母略微有点碎裂变形。该字母被拍成照片并加以放大，火速送往该州，那儿的小石城分局马上与当地警察局和邮局取得联系，同时将照片送给当地报社的“读者来信部”备案。

半年时间过去了，镇邮局局长发现了寄给一家报社的用打字机打的信，不出所料，在放大镜下，这个碎裂变形的字母“o”被识别出来了。据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调查，发现写信人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家庭主妇，在对其进行彻底的精神病检查中，证实了她的精神状态正日趋疯狂……

鲍曼说，外来的危险一般还足以应付，困难的是总统独特的个性往往会带来独特的危险。

保卫杜鲁门的特工共有40人，负责日夜24小时保卫总统。

尽管防范措施不胜严密，但杜鲁门总统独特的个性还是弄出过不少安全局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杜鲁门就任总统后，保镖们尚无经验，以为新总统与前任罗斯福总统一样，可能有早上起得较迟的习惯，而且也许在从容地用过早餐之后才精神焕发地开始工作。这时，他们也才开始执行自己的保安值勤。

结果，杜鲁门从第一天开始办公起就是清晨6点起床，进行早餐前的散步。那天，保镖们都在白宫自己的宿舍中休息，突然接到白宫警察大队的一个执勤哨兵打来的“特急电话”：“总统离开白宫了，从东南面大门出去，只有一个保安人员跟着他，赶快！”

呆在宿舍中休息的特工老手们闻讯惊愕地面面相觑——这时天还未大亮，总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两名特工顾不得分析，抓起手枪皮带立刻拼命飞跑去东南大门寻找。

这时，杜鲁门总统已经来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后面形单影只地跟着一名保镖。这是历届总统外出从没有过的现象。以往，不论总统什么时候走出白宫，都至少有4名以上保镖担任警卫。

两名保镖气喘吁吁地好容易追上来，而总统却迈着大步折向了第15街，很快就超出了他们的视线。最后两人足足奔跑了半个小时，总算赶上了他。

而总统则回过头来对他们轻松地笑着说：“早安，诸位先生！”他依然迈着大步，“天气真好啊，欢迎你们参加——”

事后，保镖们向鲍曼做了汇报。

鲍曼对此痛苦不堪。在安全勤务局长眼里，表面上看来毫无害处的总统的饭前散步，若从安全观点来看，则存在着极大的危险，这危险甚至要比艾森豪威尔总统玩高尔夫球还要大。

试想，在大城市的闹市区散步，每天采取同一时间同一路线，这正是暗杀者求之不得的“习性”。

鲍曼的预见是非常高明的。从此之后，他采取了一个始终没让总统发觉的警卫措施，这就是派一辆汽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被察觉地尾随其后，坐在车里的特工人员都手握装有瞄准镜的步枪和手提机枪，时刻准备在狙击者下手前给以回击。

然而，杜鲁门总统散步的消息还是传扬开来。总统的一些好友和不少新闻记者也赶来凑热闹，最后居然还成立了“杜鲁门早起散步会”，发起人名叫托尼·瓦卡罗，他向一批人印发了一种特制卡片作为加入“散步会”的“会员证”。此事还成为了抢手的热门新闻，而杜鲁门似乎也喜欢这种宣传。

鲍曼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他知道，有关散步的每一个消息一经登报，都无异于是给极端分子一次印象深刻的感觉——有机会就近向总统开枪了。

鲍曼的担心终于有一天被血淋淋的事实无情地证明了。

两个暗杀总统的凶手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布莱尔大厦门前，也就是总统每天早晨散步的地点下手的。后经审讯，凶手正是由于看到报上有关总统散步的报道，才决定把作案地点选在这里和在大清早进行的。

事情发生在1950年11月1日下午2点多钟。

鲍曼在吃过午饭之后便外出理发。2点15分，他走出了店门，沿着第15街漫步向财政部大楼办公室走去。这时，他似乎觉得听到了枪响，但他把这声响认定为是从汽车上爆发出的一种声响。

然而，当他正在判断着这奇怪的声响之际，几辆拉着警笛的警车及一辆救护车映入了眼帘——它们正飞速向白宫修建期内总统全家在华盛顿的临时住所布莱尔大厦驶去。

鲍曼意识到出事了，本能地拉开脚步向大厦奔去。这时一个旁观者神色慌张地从他身边跑过，鲍曼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人不安地叫着：“有几个政府人员刚才在布莱尔大厦外面向两个老百姓开枪。”

鲍曼大吃一惊，他知道被对方称作“政府人员”的人正是自己的更衣下属，听罢不由得立即朝出事地点赶去。

关于暗杀杜鲁门总统的全过程，鲍曼掌握的情况是：

就在自己离开理发店的同时，两名凶手正走近财政部大厦。他们像普通行人一样踱步，先在总统的临时住宅外围观察了一番地形，然后迅速退回到第 15 街和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转角处。

这两个人一个叫陶里索拉，一个叫柯雷佐。经过短暂的耳语，他们便沉着地握手告别。

陶里索拉按照商议的行刺方案从北边穿街心走到南边，在经过财政部大楼和白宫之后不停步地走了一段距离，这时再过街来到北边向总统住宅靠近。他将在这儿与一直留在街北边的柯雷佐会合。

柯雷佐穿得像个新郎，一套白色西装，棕色皮鞋擦得油光锃亮，头上戴着一顶棕色呢礼帽，蓝色的衬衫上配着一条打眼的红领带。

柯雷佐将手抄在裤袋里，紧握着枪柄，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同伴的身影。他见陶里索拉再次穿过马路回到街北边的布莱尔大厦时，便加快脚步配合了过去。

此刻，被鲍曼局长布置在大厦外人行道附近的外层便衣警卫，仍然无事一般地守卫在总统住宅外两头的岗亭里。

驻守西边木制岗亭内的警卫是莱斯利·柯发尔特。凶手如欲进入布莱尔大厦入口，此地是必经之路。

陶里索拉走到了他的岗亭前。凶手先在玻璃窗外朝里面望了眼，见警卫在里边，于是向岗亭门口走去，那模样好像是要询问什么。柯发尔特丝毫没有察觉来人的企图。门打开了，来人突然拔出枪来抵在警卫的胸前，在他尚未做出任何反应之际，凶手手中的枪已经响了。

在陶里索拉打响之前，他的同伙已经运动到了东面的警卫亭。这儿有两名特工。一个叫戴维逊，他正同当班的特工弗洛伊德站在进口处的中间聊天。

由于柯雷佐是混在几名出入者的中间，居然能够大模大样地向通往大厦厅门的台阶迈去。

守卫在台阶上的特工唐纳德这会儿恰恰背对着刺客。

柯雷佐从容地掏出枪来，从背后向这位特工开了枪。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扳机扣动了一下，枪却没有响。

唐纳德听见了来自背后的这一微弱的响声，他警觉地立即掉过头来，这一眼却使他毛发耸立——刺客正用另一只手在敲打枪身！

唐纳德本能地伸手拔枪，可在这一瞬间，刺客手中的枪响了，子弹击中了这名特工的左膝。不过，经验丰富的唐纳德忍着伤疼立时跳开了，他一边与刺客拉开距离，一边向刺客射击。他知道枪一响，台阶下岗亭里的特工们便能看清目标并能够准确地开火，如果他同刺客扭打在一起，反而会使局面复杂化。

果然，柯雷佐见台阶上的特工奔跑开了之后，便大步跑上台阶准备冲入总统住宅，可这时，身后岗亭里的两支枪却朝他开火了。

刺客不得不转身回去，但他很快发现上当了。与特工们一阵枪战，竟使他尚未冲入大厦内就将枪里的子弹打完了。

这位黑头发的波多黎各人面对四周顷刻间飞泻来的弹雨，居然异常大胆地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开始重新压子弹到弹匣里。也许是他坐得“恰到好处”，这地方有一道铁栏杆围着台阶，铁栏不仅挡住了特工们的瞄准视线，而且挡住了飞向刺客的子弹。

子弹在铁栏杆上飞进开去，但枪法高明的特工们还是打中了目标。不过打中的这两枪并不致命，一枪擦伤了刺客的鼻子，而另一枪则擦伤了他的耳朵。

胆大妄为的柯雷佐趁机装好子弹，跳起来就向门厅冲去，他边冲边向四周的特工们还击，可惜，他毕竟不是久经训练的白宫特工们的对手，他仅仅才躲过三枪，便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身子摇晃了两下，连人带枪栽倒在地。

猛烈的火力很快扑灭了刺客枪管里冒出的凶焰，解除了东边的危机。

而在西边，陶里索拉则比柯雷佐要难对付得多。

陶里索拉不仅具有同伙的亡命本色，更危险的是他的枪法要比同伙高明的多。在西边岗亭里，他持枪逼住便衣特工柯发尔特，连开三枪，凶残无比地将其打倒在地。同时，他发现另一位白宫特工唐斯正从大厦西边的地下室冒出头来，于是连开三枪，枪枪命中这位当时并未值勤的特工，使他受伤倒地，无法反抗。

陶里索拉在西边得手后，见同伙柯雷佐在大厦台阶入口处冲击受挫，立即穿过草坪赶来支援。

当他飞跑在草坪中间时，正好与从台阶旁撤退的唐纳德遭遇，刺客抢先向左膝已受伤的这名特工开火，子弹命中他的右膝。由于两条腿都被打断，唐纳德重重摔倒在地，完全不能再执行自己的白宫保镖任务了。

与柯雷佐一样，在不停地射击中陶里索拉亦被特工们纠缠得很快打光了子弹，但与同伙一样，他居然也敢冒着枪林弹雨停下来装子弹，甚至没有理会附近岗亭里那名受了致命枪伤的警卫柯发尔特。

奇迹出现了，这时早已倒在血泊中的柯发尔特不顾胸前三处枪伤，以极大的毅力和惊人的清醒意识挣扎着爬出了岗亭，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举起手枪，将肩膀依托着岗亭沉着瞄准，只一枪便击中装子弹准备冲向大厦台阶的刺客头部，使其毙命。

响成一片的枪声搅乱了平日庄重宁静的总统住宅。布莱尔大厦内刹那间一片混乱。总统家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照顾生病的母亲。总统夫人要仆人们在窗口向外探望，结果看见了奔跑的刺客和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保镖。

杜鲁门总统这时正在午睡，穿着内衣内裤。人们不敢叫醒总统，却又不知该怎么办。这时一位总统的随从建议守候在总统卧室门前，楼梯口的白宫保镖斯陶特下楼去增援。

其实，斯陶特自外面枪响以后，便迅速在附近的秘密地方拿出了一挺机枪，并在楼梯上选好了最佳对外射击位置。

然而，这位总统住宅里的最后一名卫士的镇静神态则受到了非难。惶惶不安的总统家人们在枪声中一个劲儿催促他：“你是怎么啦？你的同伴们快要被打死了，快去帮助他们！”

面对纷乱的责难，斯陶特断然拒绝离开总统卧室门口，因为上级规定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的岗位就是在这儿，如果想让他脱离岗位，除非是从他的尸体上跨过去。

他知道外面情况紧急，加之听说有几名保镖被打倒在地，就知道来者不善。他一面拒绝外出，一面命令众人离开楼梯，以免被门外射来的子弹打伤。

他扣紧了机枪板机，准备当非法入侵者跨进总统住宅大门的一瞬间，兜头给其一顿好看的弹雨……

鲍曼赶到枪战地点时，还不知道杜鲁门总统曾经在双方交火的高潮中来到大厦2楼的窗户前观战。是弗洛伊德·柏林特工发现了总统。他在岗亭边拼命挥手向总统喊叫道：“回去，快回去——”

幸好总统听从了保镖的命令。按鲍曼的说法，如果刺客不是两个人的话，那么埋伏在什么地方其他凶手是容易用带瞄准镜的步枪向出现在窗口的总统开枪的。

鲍曼在现场看到，凶手陶里索拉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手枪就在身边，他已经断气。其同伙柯雷佐歪在台阶上，胸前的伤口流血不止，人已失去了知觉。

而总统的保镖、最早受伤但勇敢地击毙了陶里索拉的柯发尔特此刻已气息奄奄（几小时后死于医院），另外两名受重伤的保镖唐纳德和唐斯亦伤势严重，需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在打扫完战场后，杜鲁门总统走出了布莱尔大厦，他将外出参加在阿林顿公墓举行的一项纪念活动。

为了防止再度发生意外，鲍曼把随行的特工人数增加了数倍。并亲自护送总统前往。

这桩震惊世界的布莱尔大厦枪击案结束后，华盛顿市政府为了纪念这次事件和英勇献身的总统警卫队员，特地制做了一块纪念碑放在大厦门旁的墙上，上面记载着这次枪战的时间、地点以及对白宫特工柯发尔特的高度评价。

刺客之一的柯雷佐，他在被送入医院后经全力抢救，侥幸保住了生命。因此，鲍曼才从他口中了解到了这次未遂行刺事件的全部真相。

柯雷佐对自己和其恐怖组织的一切活动均未隐瞒，他被交付法院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但是，没过多久，杜鲁门总统亲手签署了一项赦免令，建议将这位年轻的波多黎各刺客的死刑减缓为无期徒刑。

据鲍曼透露出的总统此举的原因，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国务院为改善白宫与波多黎各的关系而向他提出的有关建议而做出的。

关于死去的刺客陶里索拉，经多方调查并以其身上搜到的文件表明，他是活跃于美国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党的首脑人物，发生在美国的不少暗杀与爆炸未遂案都是他亲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

二十五年后说真情

——刺杀肯尼迪凶手情妇揭秘

一、留下悬案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竞选途中的达拉斯地方遇刺身亡。

当时，美国华人专栏作家兼记者赵浩生对此写道：“他的死，对美国是一个大震动。他的一生是富裕、才华、权力交织而成的一个最美满的故事，可惜的是以悲剧结束……”

肯尼迪由于与美国新闻界的特殊关系，使他这个豪门出身、哈佛大学毕业，代表着美国东部传统经济文化势力的民主党最年轻的参议员，在总统竞选中，获得了明显于平民出身的尼克松副总统的舆论优势。

当时，白宫的权威文字记者除了和肯尼迪夫妇都是美国东北部长春藤大学的同年密友，彼此有着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思想，因此都愿意无条件地捧肯尼迪出来竞选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肯尼迪不但有文采、有思想，还具备了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所具有的敏锐。他撰写的《勇敢的侧写》曾经荣获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

从历史角度来看，当年假使没有新闻界的鼎力相助，可以说，当时知名范围只限于麻省、哈佛大学和华盛顿等东部地区的年轻参议员肯尼迪，极有可能要败在已做了8年副总统、在政府中官高爵显，名声响亮的尼克松的手下。但是，肯尼迪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令全体美国公民大感兴趣的竞选方式——他与尼克松作电视广播辩论。

这个辩论方式对电视广播界简直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候选人以现身说法出现在电视荧幕上，面对全国作竞选辩论。”